

當副歌結束後，有一種夢被作熟而收

或許有些思想已經深固，就像我買票進場之後，妳仍舊看窗。我習慣將過去看做小時候；而小時候我有一些夢，其中一個是搖滾、是音樂。雖然老套，但也曾幻想在喜歡的人面前，拍動自己靈活的手指，並將旋律具象，給他人聽。

最後，他似乎做到了。並在某夜我們愉悅的撕開彼此的胸口，並擦亮彼此的琴弦，那種感覺就像電吉他被開了破音。然後，她又熟練的在其他人的面前重複著同樣的舉動後，走了。剎那間我明白，原來只是曾經一起點播了某一首歌。

但一種自我內心作祟的無法接受，與不甘願猶然而生。也許我深深體會音樂的寄託，或者只是暫時逃離暫時不想時時面對的世界。說不想面對太過誇飾，我們還是依照同樣節奏，每日以心跳逐量遞減生命，還得擔心死亡的速率不至過於搶拍。

我依然在每日上課前一個鐘頭準時刷牙，按日出席，生活並無不矩（不舉？），或許只是因為經歷某些人事物所帶來的，暫時性的，想從某領域的中心向邊緣脫離的想法，可以解讀做一種脫離現實的欲望，或者只是因為經過某些故事，再因為故事而構築故事。於是，撇下某些人事物後，需要讓自己能有新的理由。

就因為這種看似單純的想法而促成我的動機，就像四週環山而突然開始嚮往看海，但海仍舊投射自己所好，音樂亦同。小時候跟著旋律自由哼唱的情形只能屬於過去，現在多了點目的性，與被迫性。從某方面來說。就像，結束了某一段感情。

當然，現實道路再筆直不過。出發了，路在哪其實自己很清楚，不過就是對某些人事物（或者她）有著一絲眷戀。如果以正負象限比喻，以觀賞這場演唱會的正負兩極正好因連接某些人所構成的動機，因開始而開始，也因結束而結束，確實巧合不過。但我們只能如軌道般，繼續往下一站，而出發的意義，就已經渺小到純粹只是為了到處看看。

那起點是什麼？我用一種極度詫異的口吻詢問A。他微笑著說：「就像我們的一切關係都從眼神開始……」某方面因為喜歡一首歌，而繼續擴大範疇，演變成關於聽覺的一種佔有欲望。而如果是年代、風格各不同的音樂，匯集起來又會是怎麼樣？不是大好，就是大壞，我想。

我時常一個人，但卻時常夢到失戀。還好，醒來後發現還好自己是一個人，於是可以大笑三個音節後，繼續給艾威兒、聯合公園叫床。叫？隨它去吧，今天不用再因特定目的而吵醒別人，沒有什麼必須早起的理由，期末論文已繳交完畢。

但，搖滾除外。我為失戀排進入副歌，而我活到現在還沒看過演唱會。

從遊覽車經過第某號交流道醒來，風景跟著我移動，不生疏的只有風與冷氣口，緩緩的吹，吹醒一點孤單，而鼻頭髮涼，第六感依舊準確，下次不會再笨到多買一張票，給對號入座的各位，了吧。但在儀式開始前，就已經開始適應那種

搖晃的節奏，司機害的。

台北依舊荒亂，只是因為有一些造價昂貴的納骨塔，才使的這邊的藝術都唱起大悲咒，像舞台劇，在賭城就顯的特別放浪一樣。關於這座城市，我還是批評多於嚮往，能夠利用到的價值只在於我想藉此變的更現實，而在此香客依舊不減，逐夢嗎？出站後有人拿著強迫推銷的東西想往我身上塞，你幹麻？

在這的人或許都必須木頭兵起來，踩著沒有弦線的發條，趕屍嗎？的確，我漫無目的的行走三小時，頭也不回，只因為入境隨俗。「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」，羅大佑〈鹿港小鎮〉唱著。見證了台灣隨著歷史演進的荒蕪，從政治的荒蕪到現在人心的荒蕪也好，他像一塊被削平的大理石上，凸起的陽具，用音樂搖滾挑戰兩岸政權，為他套上藍色、綠色或紅色的保險套也好，但是時局已改變。台北的燦爛依然有人愛，或者聽完副歌後該帶點頓悟後的覺醒離開。

音樂與愛一樣像夢一樣單純，夢在於沉睡與清醒之間，而音樂與愛開始於一種媒介，在介入後就開始沉醉。

但對我來說，喜歡音樂就該沒有立場或目的性，不管起點是設定什麼意義，都無所謂，於是我隨著人群魚貫進場觀看，看著四個年歲相加破百的老中青年人，能在這城市玩出些什麼花樣。說真的，那些人並不是我最熟悉的歌手，有些人的發跡多半在自己的爸爸或者媽媽的年代，而我也只認識這些歌手的一兩首作品，實在不及他們所創作的千萬分之一，但在這個速食文化、流行氾濫的年代，某些回歸純樸的創作、追求嗓聲、歌詞意境等等的方式，在音樂來說也許變成一種夕陽工業，於是這些站在舞台上的歌手他們目前都鮮少，再出唱片。而這些目前看似最現成卻最容易獲得的東西，通常消逝的也越快，音樂亦然，像眾生在時間面前，人人平等。

然而，出發了。還問路在哪實在太過多於，那就像酒酸了還舉手發問該倒在哪裡。不管這些人用音樂見證多少自己與他人共同的歲月，他們都在時光中振動頻率，再生乃至急流勇退，聽完這場之後離這群世事中的烏合之眾解散還有一天，而他們應該不會只隨便說說跟做做。

這讓我想到李宗盛〈寫給自己的歌〉中所唱「往事並不如煙，是的；在愛裡念舊也不算美德」，當這種自嘲口吻響起的時候，我想是念舊的，音樂、吉他、情感，於是這群人幾盡乎自問自答，將各自創作總數接近的一千五百首歌，在地球上限定五十次的場合中，重新編排自己人生的副歌，並且自得其樂，沒有第五十一次，並留下牌位(羅大佑說的)。流行歌就像水流般，容易被記起，但卻更容易遺忘。銷售量決定一切吧！但我就偏好另外一種走在時光晨曦中，聽一次就享受到一個故事那樣的頻率、那樣的歌。

就算，這場夢至此到一個段落，有遺憾也有所得與不得之間，我想剩下的足夠我好好謳歌了。